

阅时光
READING TIME

雨微醺
YUWEIXUN

著

五年的别离，一千八百天的思念，
原来你还在这里

香如故

惊鸿

梅香雪间，惊鸿一瞥，
开启一场终生不渝之约
烽烟乱世，情深缘浅，
谱写一曲命运离殇长歌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百花文艺出版社

咪咕阅读

香如故

惊鸿

雨微醺
YUWEIXUN

著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百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香如故：惊鸿 / 雨微醺著 . --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17.5

ISBN 978-7-5306-7207-5

I . ①香… II . ①雨… III .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19982 号

责任编辑：魏 青

出版人：李勃洋

出版发行：百花文艺出版社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300051

电话传真：+86-22-23332651 (发行部)

+86-22-23332656 (总编部)

+86-22-23332478 (邮购部)

主页：<http://www.baihuawenyi.com>

印刷：北京雁林吉兆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880 × 1230 毫米 1/32

字数：200 千字

印张：7.5

版次：2017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201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32.00 元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旧梦、旧人、旧城、旧事	001
第二章 前事似尘又似雪	023
第三章 曾是轻骑竹马郎	048
第四章 天真是一种幸运	062
第五章 似花似雾似烟尘	077
第六章 雏菊凌寒独自开	093
第七章 红妆帼国不须让	113
第八章 曾经沧海难为水	128
第九章 除却巫山不是云	143
第十章 向来情深奈何缘浅	157
第十一章 忽如一夜春风来	168
第十二章 良辰好景虚设	182
第十三章 道是无情却有情	199
第十四章 山雨欲来风满楼	213
第十五章 人生只有情难死	232

第一章 旧梦、旧人、旧城、旧事

十月初三，这处靠南的小城迎来了民国十年的第一场雪。一夜无声，待到天明开窗，外面已是银装素裹。

冷香坐在窗户前望着外面的雪，手里握着的钢笔已经许久未动，黑色的墨滴下去落在纸上悄无声息，只是细细地晕染出一团乌黑，毁了整张白纸。

有人推门而入，外面的寒风立刻涌进屋里吹翻了桌上的宣纸，也将冷香垂在肩头的发吹乱。冷香眯了眯眼，看清来人穿着短打的棉袄，黝黑的国字脸，腰间别着大刀。这是最近南边名头正响的齐家帮装扮，草莽绿林。

“遗书写好了吗？没写？没关系了，反正写了也没人替你递出去。”来人冷笑着，上前就要拉冷香。

冷香动了下胳膊，避过来人的手，淡淡地说：“我自己能走。”

出了屋子，门外是一行守卫，艾冷香也不多看，径直上了他们为自己准备的斩首台。看看台下围观的人，多是站在大雪里穿着夹袄的瑟瑟发抖的老实百姓，显然是被强行拉来围观的，偶尔也夹杂一两个穿戴讲究的，应该是有些家底的地主大户来看个热闹。

“艾记者，是我拖累你了，要不是回来找我，你……”旁边已经站在台上的实习记者小陈面露愧色地开口。

“小陈，这事不怪你，要杀我的又不是你，我死了你也活不了。”冷香像是在调节气氛般笑了笑。

人群有些骚动。有一位留着虬髯，身着青色军装，配着枪的人领着一帮人来了，这就是齐家帮的头领齐威，他身上的军装显然是从别人那里缴来的。他们根本还没有自己的军装，枪械对于他们来讲也是奢侈品。

真是有点好笑，这么多年走过那么多地方，如今出名的八大割据势力的地盘，她走了五家都没事，如今竟然要死在一帮土匪的人手里，冷香在心里自嘲。

有枪响，艾冷香闭上了眼睛。

死亡是挖掘人心底秘密的最好工具，在死亡前的那么零点零几秒，那些幸福的、遗憾的、高兴的、悲伤的、无奈的记忆，全都在眼前一一闪现回放。

依稀间，她像是回到了北平，同样也是大雪纷飞的日子，她在茫茫落雪间遇到那个年轻人，一身黑色大衣，头上戴着灰色的帽子，负手立于白雪皑皑的庭院内，旁边有积雪的石桌上摆着一盆纯白的牡丹。

他回身，冲艾冷香露出温柔笑意，礼貌地问好：“在下白城尚容，这是家弟绍锦，问小姐好。”

白尚容，昔年北平城内最负盛名的四少之首，白氏的二公子，有着令所有女子动心的容貌和令所有男子叹服的才华，谦谦君子，名满京城。

初见时，冷香从未想过有朝一日会嫁给这个男子，但在后来，她也从未想过，就差那么一点，她就能嫁给这个男子。

当日，她看着立在清江游轮的甲板上的白尚容，看着黑夜下他的白色西装上开出血色花朵，看着他的血在自己的白色婚纱上一点点绽放如红梅般的细花时，她以为自己的生命也会在那时结束。

但是，似乎上天还没打算放过她，但是她却活了下来，然后匆匆逃离了那繁华的城池和熟悉的一切，不敢回头地一路向南，孤身穿过

了大半个国家来到陌生温暖的城市，过起了另一种生活。

五年后，这场预定的死亡终于到来，漫天落下的雪花碰触到她的脸颊时，她的双眼竟有些酸涩。泪水渗出，自眼眶滚落，依脸颊滑下坠落到皑皑白雪中，不着痕迹。

时光，有时是最温柔的手，会给予我们那么多璀璨明艳的美，而有时却是最残忍锋利的剑，把所有的美好分割划伤，留下岁月永远无法愈合的伤。它给予我们许多，却夺走更多，而我们永远不能有任何阻止。

一生那么长，长到艾冷香曾经那么希望有一粒子弹，一把刀能结束自己冗长的生命，以得到解脱。可生命却又是那么短，短到她至今还有一句话没有说出口，一个问题没有得到答案，一个人……没能等到。

但不论愿意与否，冷香都已经做好了死亡的准备。

“砰……砰……”是枪响，接连的枪响，伴随着越来越大的狂风搅拌着雪粒拍在脸上，那轰隆隆的声响从街道的另一头传来。

人群开始尖叫，那种尖叫冷香并不陌生，是死亡前的声音。有东西落到自己的手背上，温热的，然后迅速变冷，带着腥味儿。是鲜血，刚刚从人的身体里喷出来的鲜血！但却并不是她的。

“艾记者，艾记者……”旁边的小陈摇着她，在狂风和轰鸣声中叫她，她才确定这一切不是死亡前的幻觉。

睁开眼睛，她见到对面蜿蜒凹凸的街道上青色的卡车正在行近，上面的枪支正扫射，那些从未见过卡车的百姓和齐家帮如见了可怕的怪物，尖叫着。

齐家帮的人个个吓得脸色惨白，从腰间抽出的刀，几乎没有机会扬起就已经被击中倒地，然后再也没人敢逗留，匆匆逃窜。

“那是卡车，艾记者你看到了吗？我以为这种东西只有欧洲才有……”青城激动地摇着艾冷香的胳膊。

冷香平静地看着这一场杀戮，望着那车上的牡丹花标志，似乎已经看透了一切。

死亡在最接近她的时候又离开了她，那个连生死都能操控的男人，在五年前阻止了她的死亡，今天再一次这么做了。

“艾记者，你还好吗，我们会不会死？”小陈有点担心起来。

“不会。”

“是谁有这样先进的武器，是梅家还是冯家，赵家？”

“都不是。”

“那是谁？”

冷香有半刻的沉默，抿着唇，半晌后垂下眼睑说出一个五年不曾说出口的名字：“白绍锦。”

“你是说……是白城三少……”

冷香没有多听小陈的惊讶感叹，转过身走下了高台，朝对面卡车停下的地方走去。

自五年前二少爷白尚容遇害，到白绍锦接手白家后，没多少人见过他，但他的名字和他的铁腕故事，上至耄耋下至孩童无人不知。对白绍锦的夸赞她听过太多太多，多到这五年她对他不闻不问，却总能听见这个名字从不同的人嘴里说出，传入她的耳朵。

昔日北平商贾有一段顺口溜，“米粮王，翡翠皇，流水的金光，种树的郎”。这里面的“米粮王”指的就是白家，白氏做着粮食买卖的行当，不管是太平盛世还是城破乱战，都能从当初的各种势力对他的企图占据，到后来他反客为主，牢牢将那几家军阀势力的命门拿住，于乱世中岿然不动，且能时不时地接济些百姓，这中间的手腕和权谋力量，足以让他成为传奇。

随着冷香的脚步向前，直卡车上的火力渐渐停歇，有身着黑衣的人下来，举着枪径直朝她而来。

“砰！”又是一声枪响，冷香的眼睫眨了一下，可以清楚地感受

到子弹从自己肩上的位置过去，身后传来一声死亡的声音，是那个试图偷袭她的一个马匪眉心中弹倒地，睁着眼睛死去。

开枪者来到冷香面前，俊秀的面容，眉角的位置有一点细小的伤痕，一身黑衣穿在身上挺拔而干练，是白绍锦的亲信建成。

“小姐，三少让我来接您回去。”

“看出来了。”冷香淡淡地应着，目光徐徐下视，瞟了一下他手里的枪。

建成看出了冷香的审视，收枪横放于掌心恭敬地送到艾冷香面前，说：“这是最新的德式货。”

冷香伸手接过枪掂了掂，随后猛然一抬手直指到建成的眉心，说：“三少让你来接我，你就真来了，不怕死吗？”

“三少说了，如果我死在小姐手里，他不会替我报仇，但会替我照顾一家老小，保他们一辈子荣华富贵，不亏待我。”

果然是白绍锦的作风，方方面面都想全了，艾冷香笑了笑觉得有些索然无味，收起枪丢回给建成，自己朝卡车走去。

白城位居这个国家的南北中间位置，离北平有着一段不远，但也不算太近的位置，挟南持北，靠山临江，在兵家眼里是进退皆可的好地方。

白城东边的白公馆里的后花苑内种着许多牡丹，白城其实并不是生长牡丹的好地方，不过因为这个公馆的主人喜欢，就费了重金特意建了这个花苑，造山引水，测风试气，整整费了三年才建成这所花苑，一排排的架子上摆着各色名贵的牡丹，光打理这些人每月都要花费数万银两。

男子正立在花架前，戴着手套在替一株发了新苞的牡丹修叶，旁边站着奉着清水和毛巾的用人，都小心翼翼地低着头。

这是个极好看的男人，完美的五官轮廓，特别是一双眼睛明亮而又深邃，似乎永远也看不清里面有些什么，而那样的眼睛只要看你一

眼就似能将你看透。一件白色印暗纹的居家式对襟褂，明明穿得起世上最好的丝绸，但他又偏爱亚麻的质地，每一处裁剪都恰到好处，合身而妥帖，是出自北平最好的裁缝之手。

“回来了？”男子徐徐开口，并没有将目光从花枝上移开，平淡温和如寻常的问候。

冷香并没有回答，只是站在那里，不动不语。

“累不累？如果累了就先回去休息。”

“为什么要带我回来？你应该知道当我再见到你的时候，我所想的，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杀了你。”冷香终于开口，还伴随着打开枪栓的轻响声。

“人不管走多远总要回家的，就像落叶要归根，我从前告诉过你的。”白绍锦微笑回答着，手指轻动，手中的剪刀将一枝长得不合理的枝叶剪断，转过脸来看冷香，全然没有在意那一声枪栓的声音。

五年了，时隔五年终于再一次见到了这张脸，阳光从打开的花苑顶子上照下来，落在他雪白的衣衫上更衬得他的面容如玉。相比五年前他少了一份少年单薄之气，更为成熟，身材更为坚实了些，但那脸上的表情一点没变，还是那张似乎永远似暗隐着丝丝笑意，却又有着凛冽寒意的面容，锋利的英俊，柔缓的优雅，永远不慌不忙，和永远不能触及的冷漠无情。

“记得你从前最讨厌枪的，现在能习惯了？那以后可以带上你出去打猎了，建成他们在我面前总不敢显露实力，太无趣了。”

白绍锦脱下手上的手套递给旁边的用人后缓步走过来，如闲庭信步谈论着小事一样，对那指着自己的枪口置若罔闻，只有旁边立着的用人和府里的卫兵都不自觉地屏住呼吸。

“如果你想开枪，我在两分钟前已经死了。”白绍锦到冷香面前，伸手握住冷香手里的枪微微有些叹息。

冷香握紧了手中的枪朝前递进些，对准了白绍锦的胸口位置，五

指紧紧地手中的枪攥紧。两人隔着一支枪的距离对视着，沉默着，过了两秒又像是半个世纪，最终是冷香有些自嘲地笑了，松手任由白绍锦将枪拿走。

她在心里对自己的胆小厌恶，却又无可奈何，她有千万个理由杀他，也有千万个理由杀不得他。扬手将枪丢还给建成后，白绍锦牵起冷香的手腕，引着她沿花径离开。

“从南边赶回来也累了，既然不想休息就先吃饭吧，你房里的厨师一直都在公馆留着，特意准备了你爱吃的菜。”

白公馆的餐桌是以暗红檀木制成的，上面铺着印有暗纹的白色餐布，暗纹的图样是牡丹，这还是当年艾冷香挑了花样然后在南边的织纺定制的。一共制了红白两套，红的在喜庆日子用，白的平时用，素雅又不单薄。

现在坐在这桌前，桌子还是那张桌，餐布还是那餐布，只是当初桌边的人却只余下了她和白绍锦。

“尝尝，味道有没有变。”白绍锦亲手替艾冷香布了块蜜汁叉烧，这曾是冷香最钟情的南方菜，就因为喜欢，白家就特意从南方挑了一批厨师回来试菜，留了做菜最合她口味的那个厨师。

“说吧，想要我怎么样。”冷香冷冷地开口询问，丝毫没有食用的打算。

“先吃饭，再谈事。”白绍锦给出六个字，如同征求意见更如命令。

冷香沉默不动，似乎以此抗拒，但白绍锦却没有迁就她的意思，打了眼色给用人替他取了汤，自顾地开始食用。

冷香在这场沉默的对峙中最终落败，只得也拿起筷子取了菜来食用。

用完餐，用人撤了桌上的东西，奉了热毛巾上来净手之余又麻利地摆了花束上桌装饰。白绍锦以雪白的毛巾净了净手，起身走到沙发

上坐下，又顺手拍了拍旁边的位置示意艾冷香坐过去。

艾冷香并没有起身，依旧坐在餐桌边，坚持以沉默表达自己的倔强。

“你离开了五年，我以为你已经长大了，可这脾气还是和从前一个样。”

“你不也和从前一样，冰冷无情，那个小镇子里的百姓是无辜的，可你的人眼睛眨都不眨就把在场的人杀了，那些可都是无辜的百姓。”

“原来你是在因这个与我置气，如果要怪那也怪你，如果你不被那些人挟持，我就不用派人去接你，他们也不用看见不该看见的。”

“白绍锦，你冷血。”

“五年前你已经这样骂过我了。”

“是呀，是我气糊涂了，一个连自己亲哥哥都能下手的人，又怎么会在乎那些陌生百姓？是我太高看你了。”

“咣！”一个瓷器摔碎的声响，景德青花薄瓷茶盏摔到地板上碎成了无数片，雪白的瓷片像是平地开出的花。

“恼羞成怒了吗？是不是要把我一并杀了。”冷香冷笑。

白绍锦坐在沙发上未动，脸色平静无波，但旁边奉茶的用人被这样平静时所散发的气势吓到，捧着茶托的手在不停地抖。

白绍锦最终还是压下了怒火，挥了挥手让用人先退下，也让冷香离开。

“今天刚回来，我当你是还不适应，不与你生气，上楼休息去吧。”

“我要休息也回我艾家，何需你们白家可怜。”

冷香冷笑着，转身朝大门走去，白绍锦却只是淡淡地打了个眼色，门口的卫兵就扬手将冷香拦在了门口。

“我说了，今晚住在这里，不要让我用强的。”

白绍锦就是这样，冷香太了解了，他可以允许你的任性，但却不允许你对他的质疑。艾冷香知道今晚自己必然是走不了了，转身看了他一眼也不用多说任何狠话，径直踩过地板上的薄瓷碎片发出吱响，沿着乌檀色的木制楼梯上二楼。

冷香上楼后用人重新奉了茶上来，白绍锦伸手接过来也并不说什么，看向立在门口位置的建成，只是淡淡瞥了一眼就让建成不由打了个颤，赶紧上前立正。

“杀了平民？”

“是场面太混乱，兄弟们也不好分辨……”

白绍锦不太想听解释，淡淡地打断了他，问：“多少？”

“死了三个，伤了十几个。”

“死的每户给足补济，伤的派医生过去治好。至于你们，不用我多交代怎么处置。”

“是。”建成行了个礼后离开退下，转过身不禁暗自拭了拭额头的汗。

有皮鞋的声音从外面传来，也没有人进来通报，脚步声越来越近，径直入屋还夹带着一些寒气。

来人年纪不过二十七八左右，眉目英挺，身形修长，穿一身墨绿色军装，腰间配着枪，从他身上的军徽和健康的小麦色皮肤可以看出，这显然是一个经历过沙场的少将。来人正是北方如今最大的军阀梅青峰的独子，梅氏少帅，梅如亭。

梅白两家都曾是北平大族，梅如亭与白绍锦早在孩童时就相识，又一起在南洋的军校里同窗了三年，一直是知己好友。在白绍锦接手白家的事之后他的位置越来越高，可亲近的朋友却越来越少，到最后似乎能真正在他面前像个老友一样来往的也就梅如亭了。

因为近日他驻军在白城附近整顿，梅如亭也没有去麻烦安排落脚

的地方，直接就暂时留住了在白公馆的客房里。

“我刚回来的时候在门外看到了车，像是艾家的，没走眼吧？”梅如亭边从用人手里取了毛巾擦脸净手，边随口问沙发上的白绍锦。

“嗯，下午就来了。”

“这么说，那位大小姐回来的事，是真的？”

“嗯，就在楼上。”

梅如亭暗自表现出了些诧异，看到旁边的地上用人正在小心地收拾薄瓷碎片，就又像是明白了一切。

白绍锦并没有多看梅如亭的神情变化，但仅是从这小小的停顿当中他也迅速感知到了对方的那些心理变化，倒也不多说什么，只温温淡淡地换了话题。

“驻军的事情怎么样了，要不要我派人帮忙？”

“不用，我的人还没那么菜，借你的地盘休息几天，等这阵儿妖风过去就回北平了。”

“去看过大哥和大嫂了吗？”

“这两天忙，还没顾上出城，派了人送信问好了，赶明后天再亲自去也不迟。”

与梅如亭闲聊了几句公务，直到被楼上一声瓷器碎响打断，不时就有用人小心地跑着下来禀报说是艾小姐把二楼通道里立着的那只寒梅纹花瓶打碎了。

“那可是你喜欢的，她还真是不客气。”

梅如亭替白绍锦有点心疼，不过白绍锦倒显得十分平淡，喝了些茶水说：“我不喜欢的她还不会砸呢，随她吧，让人把地收拾干净，别伤着人。”

“你真是够由着她了，就算……就算她从前是你未过门的二嫂，可那不也是没过门吗？你白家又不欠她艾家的。当年的事情，你们白家没寻她麻烦她不该烧高香吗？还越发给起你脸色了……”

白绍锦似乎不太想听人论及当年的事，更没有兴趣听梅如亭的话，放下茶起身自顾地上了楼。

夜深了，白城沉浸在冬日寒意里，窗户的玻璃上结了霜花，外面是守夜的公馆卫兵立在楼下，一切安静如常。

冷香躺在白色的床上，屋里的一切都还是五年前的样子，她喜欢的白色珠串装饰的风铃挂在窗侧，屋里铺着松软的红色织绣地毯，墙上挂着她喜欢的洋派抽象画，连对面梳妆台上装饰盒子摆放的位置都还如从前一样，似乎她根本没有离开过，这五年的时光流逝不过只是眨眼间的幻觉。

五年前，她的大婚之礼在清江的豪华游轮上举办，那场属于她与白尚容的婚礼，满江烟花之下，她端着香槟立在甲板上，直到背后一声枪响，她扭头看向船头甲板时见到的是穿着新人礼服的白尚容胸口中枪，鲜血不停渗出将他白色西装染红，自己的白色婚纱也被溅落点猩红。

而站在数步之外拿着枪的人，正是穿着一身黑色西装的白绍锦，新郎的三弟。

当时冷香手里的香槟杯松手落地，第一反应是转身就跑，冗长的婚纱勾到船上的栏杆，她被逼到船头另一端的甲板上，背对着身后不停升起绽放的烟花，她一直退到船舷边再无可退的位置。

当时冷香全身都在抖，惊讶和害怕让她下意识地发出呼救的声音，而那声音却被烟花声淹没。白绍锦伸手捂住了她的嘴，将她朝一侧拖拉。她在慌乱中狠狠咬了白绍锦的虎口才得以脱身，却又在逃跑时被白绍锦抓住了胳膊，被推下船落进冰冷的江水。

她窒息，被冰冷的江水淹没……

啊！艾冷香猛然地睁开眼从冰冷的梦中惊醒，坐起身子，在急促地呼吸了数下后才定下心神，扫视这熟悉的屋子后才渐渐释怀。一切是梦，旧梦而已。

摸了摸自己汗意的额头，她感觉有些口干，掀开被子下床，用脚在床边探了探却没找到鞋，索性赤着脚踩上了地板下床。

拉开房间的门朝楼口走去，冷香摸着墙尽量小心地走着，却冷不防脚下一疼，她感觉踩到了墙角的什么东西刺入脚掌心。

疼痛太过突然，以至她不由低声喊了一声，扶着墙面就蹲坐到了地上，她试探地朝脚下摸了摸，再借着从通道窗户的位置照进来的光，她看到自己指上是鲜血。

对面的房间门被拉开，屋子里的光就立刻倾泻出来，白绍锦穿着睡衣出现在门口，看到坐在对面墙角下的冷香后微微蹙了下眉，走上前去蹲下身来看她，在见到她手上的血和脚下的伤口时眉头微动。

“来人……”白绍锦开口，似乎有点生气。

“不用叫人，太晚了。”

冷香想阻止事件扩大化，但白绍锦却并没有理会她的意见，看着楼下客厅的灯迅速亮起，然后是守夜的用人麻利地小跑上来，随后是配枪的卫兵也鱼贯而入上楼来，一手按枪似乎随时可以消灭任何可疑的敌对威胁。

“叫医生。”白绍锦下令，使了个眼色，那些卫兵又赶紧避嫌地退下二楼。

“就是小伤，包扎一下就好，没必要大动干戈。”冷香并不太领白绍锦的情，抽出被他握着的手腕后扶着墙就打算自己站起来离开。

白绍锦对冷香此时的任性拒绝并没有多少迁就，也不由她同意与否，直接揽腰抱了人起来送回卧室。

医生匆忙赶来，替冷香清理包扎了伤口，白绍锦并没有留在那里等候，而是去了客厅坐着，让用人送了水和牛奶过去给冷香。

“今天是谁做清扫的？”白绍锦语气平静地问。

但也仅仅是这样的一问，吓得今天去清扫二楼碎片的老用人立刻腿一软就坐到了地上，忙着认错。

“不怪她，是我自己不小心。”冷香出现在二楼的位置接着白绍锦的话说道，医生正从楼上下来。

白绍锦瞥了一眼地上吓得发抖的人，最终没有拂冷香的意，挥了挥手示意用人都下去，暂时放下了此事。

白绍锦上楼，也不由冷香愿意不愿意，再次将她抱回卧室放到床上，说：“以后有需要就叫用人，不用自己去。”

“这点小伤算不得什么，如果划这么小一道口子我就要卧床不起，那这五年我早就死了。不要追究那个用人的责任，这不是她的错，花瓶也是我自己打碎的。”

白绍锦陷入了片刻的沉默，说：“我让你任性了五年，是时候该结束了，不管你这五年怎么折腾自己，到了我这里谁伤了你都得付出代价。”

冷香望着面前的人，微微摇头，说：“我不是五年前那个什么都不懂的大小姐了，我长大了，我现在用笔记录报道死亡和战争，我见过无数生死，我现在使得一手好枪，我……已经不是你当初认识的那个满脑子天真想法的小女孩了。”

“你是谁，只有我知道。”白绍锦只以一句风轻云淡的话结束了冷香所有的辩驳，伸手落到了冷香的脸颊上，当意识到冷香别过头的厌恶避让时他又停下了动作，最终只是收回手转身离开。

翌日早上，冷香听见外面风呼啸的声音，听得她起身，一个模样清秀的小姑娘敲门进来向冷香问安，告知冷香她叫佩儿，是管家安排过来照顾冷香的，说这话的时间，她已经麻利地准备了一应的洗漱用具。

穿戴好一切下楼，楼下的用人立刻齐齐问安叫一声“小姐好”，冷香听着不太喜欢，便道：“以后叫我艾小姐，不要小姐小姐的叫，不知道的外人还以为我是你们白家的小姐。”